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四

歙程　晉芳　學

國風

豳

七月

田畯至喜

箋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于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

釋文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尺志反

正義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于饁彼之下而

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餐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故食也

案孫毓之言是也箋義絀矣

殆及公子同歸

傳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箋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

生此志

正義王肅云幽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案傳不成語王子雍申之非也箋謂女嫁是已而謂感事苦而生歎嫁之志亦非也女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宋人乎解最得

四月秀葽

傳不榮而實曰秀葽〻草也

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正義葽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為一言葽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知

執

亟其乘屋

傳乘升也

箋乘治也

亟其乘車是升其上言其乘屋甫升其上故為升也○以氏治屋不盡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晝于＼宵綯自爲治屋之說乘屋而復治乘任升有不得訓治之解為長

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

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案傳于葽草未有明徵箋亦以意為之曹毛氏詩札據劉向之言以為葽者苦菜也姚氏炳從之當存考

朋酒斯饗

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箋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

正義朋者羣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礼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礼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礼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礼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礼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礼是鄉

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上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　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

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燕其禮云並烝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于燕礼小于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々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礼故用羊也

案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黨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為國君大飲烝之礼說既截然不同朱子本張子之言以為民饗其君至今多用其說陳長發力辨其非欲從

古訓不知朱子語録言之已詳執成周太平之禮解

豳國質朴之風未見其得也自以宋義為歸未敢高

言漢學

鴟鴞

既取我子

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

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

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

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

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之公此之由然

正義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

誅殺横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金縢云傷于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辞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經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案傳義最確于雍駁鄭艮是仲達雖極為鄭護未由蓋也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正義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于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

箋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正義枚微者其物微細也

案事宜從毛傳行枚則以鄭說為長至鄭謂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則非是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于行陳朱子曰自今可以勿

為行陳銜枚之事矣皆勝古訓

烝在栗薪

傳烝衆也

箋烝塵栗析也

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

正義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

案前章烝在桑野傳訓烝為寘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烝寘釋言文烝衆釋詁文皆有所本正義云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然則前後箋烝字皆宜訓久不得異文鄭

得之矣華谷辨定良是也朱子曰烝發語辞在東山詩不得爾正義又云析薪晨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栗字傳無訓宋錢氏曰栗之可為薪者似勝鄭也

九十其儀

傳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

案傳義所謂攧撲不破者箋未確

其舊如之何

傳言久長之道也

箋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

案傳義不明箋易傳亦委曲貫解讀詩記曰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無以易其說矣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隋銎曰斧〻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

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

正義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衆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

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于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

案傳以斧斨為禮樂箋以斧斨為周公成王　賴濱謂斧破而斨存尚可以為用斧破而斨缺則盡矣喻周公既危成王亦不安也亦是廣箋義蓋傳未難從而箋有可釋也究之亦屬別義朱子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義似淺　直而最確切宋賢說經豈可盡廢耶

傳遒固也
箋遒斂也
正義遒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案朱子云遒斂而用之也蕉用毛鄭義終不及曹純老直訓遒為聚為簡截也

伐柯

匪斧不克

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

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案傳義亦在詩外箋上半得之後半則更遠

匪媒不得

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
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案此與上畧同曰斧曰媒祇是喻周公爲國所不可
少耳

九罭

袞衣繡裳

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案傳箋皆未合宜從朱子說以為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大抵宋以降說此詩者多有可取

於女信處

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箋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案再宿之說不可易此章大義蘇傳得之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
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箋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
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
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晋芳按傳箋皆未合伊川程子辨之詳矣此狼跋終
是指流言之人以貪欲之故生其狼心造為飛語卒
之顛躓而公之孫順美大則如故耳陸一堂辨最確

公孫碩膚

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之碩大膚美也
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
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

公之大美

正義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　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周公久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按子雍右毛孫氏駁毛孫說是也然毛大美之訓自不可易朱子訓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尤為明切大抵此解程朱之說皆可從劉原父以公孫毛鄭皆非豳公之孫謂周公也公自是指周公讀孫為平聲究非是　公孫訓為居東可訓為致政亦可

赤舃几几

傳赤舃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約貌

箋故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履赤舃几几然

正義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赤舃黑舃注云王吉服有九舃有王等赤舃為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然則赤舃是舃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舃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于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舃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也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

以績次云几〻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
尊飾之如績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
績次爲色赤則絇色黑也　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
屨赤舄
棠傳以公孫爲成王故以赤舄爲人君之盛屨箋以
公爲周公故以赤舄爲上公之服皆所謂因文生義
者此章則鄭義爲長赤舄自指周公不指成王也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苹

傳苹蓱也

箋苹藾蕭也

釋文苹江東謂之藻〻音瓢
正義苹蘋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
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著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
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為蘋是
水中之草名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
鹿所食故不從之
陳氏啓源曰鄭以水艸非鹿所食故訓為蘋蕭宋羅
願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蓱容有之不必易傳近
儒翁官光亦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艸然經明言野草
箋義長矣
案嚴坦叔辨草有兩種以此苹為旱之蘋蕭似於義
為長故長發亦從鄭義

四牡

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

箋示當作寘周行周之列位也

正義引王肅述毛云示我以至美之道

按此當從毛義辨見卷耳答問

將母來諗

傳諗念也

箋諗告也

正義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諗念釋言文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

告也

按諗訓箋義可從

皇華

每懷靡及

傳每雖懷和也

箋春秋外傳曰懷思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

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

所及

案傳箋義皆未安蘇傳曰臣奉君命以出而每不及

事之憂無以易之矣

常棣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々然言外發也韡々光明也
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々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々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々以榮覆弟恩
義之顯亦韡々然古聲不柎同
釋文不毛如字鄭改作柎方于反柎亦作跗
正義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柎
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柎々為鄂足也以
鄂足比于弟華比于兄鄂既承華文與柎連則鄂柎
同比弟之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
恩義之顯亦韡々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
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音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
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

陳氏啓源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衆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楊用修丹鉛總録論鄂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谿證之尤為詳確

鶺鴒在原

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箋雝渠水鳥

嚴氏粲曰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處常處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姚氏炳曰脊令釋鳥以䳭鴒為雝渠而廣雅别作䳭鴜一名雃按雃從隹音牽說文石鳥一名雝渠一名

精列又為鵜鶘之别名上林賦云煩鶩庸渠（雝亦作庸）乃水鳥也廣雅所釋蓋指此與詩脊令名同物異先儒專謂雝渠為脊令别名此誤脊令為水鳥之由矣（此去）

雝有兄弟前

雝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尚恩怡々然朋友以義切々然

箋寧安時以禮相琢磨則友生急

按傳箋此條大畧同而末確也頼濱蘇子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朋友為賢于兄弟者其解為最得

伐木

鳥鳴嚶々

傳嚶々鳥懼也

箋丁々嚶々相切直也嚶々兩鳥聲也

正義此丁々云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而飛遷矣故知嚶々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々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々相切直也傳意此以伐木鳥鳴喻相切宜之事今傳解詩經文之耳　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々然故曰丁々嚶々相切直以興朋友切々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郭璞曰丁々斫木聲嚶々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

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〻嚶〻為相切直
案嚶〻當從郭氏兩鳥鳴之訓傳以為驚懼箋以為相切直疏欲聯合毛鄭詳為之說皆未帖切也朱子以兩鳥相應而鳴以為鳥聲之和古字書無此訓

求其友聲

傳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箋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
案二義雖不相同而皆有可取頼濱曰鳥出谷于而我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更覺明爽矣

無酒酤我

傳酤一宿酒也

箋酤買也

正義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葢於

明有之箋以經傳無明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

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

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

天保

俾爾單厚

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箋單盡也

案箋義為長宋以來多從之

俾爾戩穀

傳戩穀福祿
箋使女所福祿之人
案傳箋此條同而朱子以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訓箋為滅〻有盡義故曰盡善其義亦自可存但上文既曰單厚下文又曰罄無不宜此又云盡善何盡義之多也福祥之說且可存之以備參考若何玄子謂戩當作晋進也則愈武斷矣

于公先王
傳公事也
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正義毛以上雖言獻之末是祭時故以公為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

先公故以為先公也經于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
業此箋與傳同呂氏朱咸從其說蔡仁錫曰載滿也
塗路也猶大雅生民詩厥聲載路之載似勝古說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喻近西戎之諸侯聞
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
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
所見而興之
案此二句毛公無傳以其與國風同為見物起興耳
箋未免附會

杕杜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

箋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

近征夫如今近耳

正義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

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

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

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于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案此箋義爲長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傳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

朱氏霍齡曰嚴氏釋悉以為有進衆久三義此悉然

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

案此宜從衆義

采薇

彼爾維何

傳爾華盛貌

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

釋文爾乃禮反說文作薾

案箋本傳而未明傳義無可易爾雅注亦作薾

小人所腓

傳腓辟也

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

芘倚

釋文腓符非反鄭步寐反

正義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々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芘言戍役之所芘倚謂依蔭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蔭是也

陳氏啓源曰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芘也竟為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且腓毛訓病鄭于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為君子所依々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得有避患義故易之夫以避患為避患王之述

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亦敘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棄腓亦作萉萉音肥又房未切班固幽通賦安慆々而不萉文選注曹大家訓萉為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從鄭不如從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語見大全及本義吳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棄腓訓辟義古而廣但在此條竟訓為小人所避而不敢棄則說不去一車之中有中有右有左尊卑判焉不得謂避而不敢也說文腓脛腨也似宜從此著

解為足之所倚近是鄭用意得之而必欲破腓為訛則又不必也

象弭魚服

傳魚服魚皮也

箋服矢服也

正義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

按象弭言弓魚服言矢於義當然傳第云魚皮箋足之正義迴合二家最得

出車

雨雪載塗

傳塗凍釋也

箋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未有休息

正義雪落而釋爲泥塗是春凍始解也
當從衆義集傳云發語聲不知何本
棐傳于烝無釋當以爲不足釋自然是衆義也鄭義
難爲訓嚴氏蓋本之王蕭子雍在此章似無可易烝
不止三義文王有聲章傳云烝君也禮月令大飲烝
疏烝升也安溪于嘉魚之烝訓爲感烝既有衆之文
則訓感亦可但不如守古訓于此章但爲衆義可也
南山有臺
遐不眉壽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
棐傳于遐不無訓棫樸遐不作人傳曰遐遠也遠不
作人也鄭此箋與彼傳同而義皆難曉嚴華谷曰遐

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姚虞佐曰遐不眉壽若曰其眉壽豈不遐乎遐不黃耇若曰其黃耇豈不遐乎是詩人倒字法二解嚴第一姚可備參朱子訓遐為何未敢信為然也

湛露

其桐其椅

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

案箋自出一意以喻二王詳玩詩詞似無此意歐陽氏桐椅喻在燕諸侯有威儀亦勝鄭說

彤弓

受言藏之

傳言我也

箋言者謂王策命也

正義傳訓言為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

案傳箋雖異似皆未確吕東萊取李氏之說云言者語辞似近是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

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賔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正義鄭以下言醻之為醻賔故此右之為當獻賔既獻賔〻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賔故作者舉以表之

崇鄭義可從宋人右爲尊爲助之説不確

一朝醻之

傳醻報也

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〻酢主人〻又飲而酌賓謂之醻〻猶厚也勸也

晉芳按王子雍訓醻爲報功亦本毛義鄭加詳焉雖典核可取嚴華谷辨之曰鄭以酬爲獻但爵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恭儉爵盈而不飲者必有酬酢竊疑子雍本毛訓爲報功亦以是歟

菁〻者莪

菁〻者莪在彼中阿

傳君子能長育人材如何之長育菁〻然

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

案古者於士人但有教學而無征役此不待言說及之也傳渾成箋為剩義

載沉載浮

傳楊木為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

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正義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案此箋視傳義為深矣朱子謂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

見君子心休〻然安定也亦說得去凡詩苟無害于
正義則各為說亦自無傷但古義善者未可輕廢耳

六月

載是常服

傳日月為常

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正義曰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
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
案傳箋雖異而皆通宋以降多用鄭說毛亦可存也

既佶且閑

傳佶正也

箋佶壯健之貌

案壯健于義為近宋人多從之

飲御諸友

傳御進也

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食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

正義進其宿在家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

宋人、多從傳義鄙意亦以傳為長

采芑

于此中鄉

傳鄉所也

箋中鄉美地名

案以菑畝証中鄉則鄉直是鄉井兒毛義為是

克壯其猶

傳猶道也

箋猶謀也謀兵謀也

案此則宜從鄭

車攻

東有甫草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

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正義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

案此 似亦宜從箋傳雖與雅未為確切

傳之子有司也

箋于曰也

正義毛言宣王獸鄉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 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 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

朱子曰不敢斥言王故以有司言也

案傳疏雖異得朱傳而義始備

決拾既佽

傳佽利也

箋謂手指相次比也

正義傳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閉體遂著于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狄然後射利非訓佽為利也

案便利之義說文亦然正義糾合二家亦得而鄭義終長

吉日

麀鹿麌々

傳麌々衆多也

箋麏牡曰麌々復麌言多也

釋文麌說文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

正義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牝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麜鄭康成解即謂此也　步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甚有不言云其大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案文之重者其義步異不得執一字以解重文如麌為獸名麌〻則不得為獸名矣毛義為長

其祁孔有

傳祁大也

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案既舉獸名則麎不宜獨言牝麋宜以傳爲正無取破字也

毛鄭異同考卷之五

歙程　晉芳　學

小雅鴻雁之什

鴻鴈

百堵皆作

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箋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〻長三丈則板六尺

正義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一尺也　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

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城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二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

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許雉所據之文也土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雉與鄭板六尺不合耳陳氏啓源曰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〻長三丈則板六尺累毛所云五板累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累言其　接言其長板高二尺累之則一堵之墻高一丈鄭以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从而異公羊後于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義較優

謂我宣驕

傳宣示也

箋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

陳氏啓源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為驕奢役作指上亏垣百堵也義似適而寔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決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亏征亏為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為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于姑息則疑為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畢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

庭燎

夜未央

傳央旦也

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陳氏啓源曰夜未央毛訓央為旦鄭訓為未渠央原未見其確為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為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獨甚釋文引說文曰央久也已也又引王逸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已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云央極已也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以盡矣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為近且與傳箋意

禾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

不相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央也从大在冂古熒切古文作冋或從土作坰之內一曰久也竝無已也二字宜韻譜逸之與叢緜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

傳艾久也

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鷄鳴時

正義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夜以來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鷄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

猶初未至于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君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于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按左傳哀二年憂未艾也似是未止絶之意釋文曾廢五益二翻而無別訓恐於此詩亦足備一義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皋

傳皋澤也

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正義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皋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

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
按箋視傳稍詳亦未極明晰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
亦仿此意漢書貫山傳皋水邊淤地也此最明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
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案箋義傳之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傳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箋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
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棠棣彼之園自以傳義為長箋訓之為往義雖寔似未當也維擇傳箋皆不明箋尤贅嚴垣叔謂上有善木之檀其（亦本鄭義而較明）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視未予愛知其惡憎知其善較優

祈父

有母之尸饔

傳尸陳也熟食曰饔

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正義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飧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案箋為父陳饌之說似未確許氏義主祭祀亦未見得呂氏朱子用荊公說云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户劬勞之事也華谷曰言有母見無父矣猶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我有母者當主為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

白駒

賁然來思

傳賁飾也

箋山下有火賁〻黃白色也

晉芳按黃白即飾也傳箋似異而寔同疏謂賁必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〻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解

雖核而稍贅在傳箋下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傳爾公爾侯耶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

案此箋無釋傳義未明潁濱詩傳曰將待爾以公侯其為蒙顧豈少哉曷亦慎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此最得之

黃鳥

復我諸兄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箋宗謂宗子也

案傳箋皆誤以此章為婦人之詞故所解皆誤但訓此為士之旋去則處得解矣

斯干

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

箋猶當作瘉〻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正義猶道釋詁文　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鄭案改猶為瘉雖近勉強而勝傳義多矣歐陽氏則猶為圖為謀其說亦可存然不能因此而廢鄭義也

或謂猶當作尤不知尤古與宜韻相近不叶好字也

稽古編辨之最詳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箋似續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

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正義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

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

似巳字同於移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礼

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

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

巳成其宮廟也

案似字毛訓質可從

約之閣閣

傳約束也

箋約謂縮板也

案疏束即縮板也得鄭解尤明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箋芋當作幠幠覆也

正義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芋當作幠讀如乱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

陸氏奎勲曰鄭箋改幠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

字書草盛為芋君子居此所以著盛也

如矢斯棘

傳棘稜廉也

箋棘戟也

正義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爲蓋古有此名

古謂戟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韜弓而右手摯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

案下文曰如鳥斯革承[革]鳥則棘亦承矢〻有稜廉謂其鋒脩也韓詩棘作朸云隅也此訓為弓戟之戟雖亦是隅義而于矢之外又出一戟似不及毛韓義

有覺其楹

傳有覺高大也

箋覺直也

正義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礼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于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于調直故異訓也

案朱子集傳云高大而直也兼用二義亦本孔疏

噲々其正噦々其冥

傳正長也冥幼也

箋正晝也冥夜也

正義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覚噲々然少者闇昧噦々然夫其所與翔于平正

之庭列于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
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
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〻其冥為冥窈於
義寬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
以傳為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　箋以毛說宮
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為
晝冥為夜快〻煟〻為宮室寬明之貌
陳氏啟源曰詩備述室之寬明無暇及人之長幼疏
中鄭易傳之意允矣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
異其正當擇善而從不必并毛取鄭釋文云長王丁丈
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按正長本
釋詁文冥幼本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某

氏皆訓為深闇之義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述毛源謂正長寘幼僎用崔音為毛義亦可通也孔必欲讀長為上聲者特列于爾雅之文耳正長與孟伯者叉竝列斷不得讀為平聲然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ㄷ自為長幼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廡之猶亘窈言其窔寀之邃深正相當矣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箋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正義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故奉臣職裳為下飾以璋

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
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殺爲君父當先知爲
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礼
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　箋以
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卧之
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卧之衣故云裳
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内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
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内事也女子弄
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
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
焉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
半故言漸也

案此毛義為長王子雍申之尤善

無非無儀

傳婦人質無威儀也

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〻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正義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〻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也儀也　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于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案二義毛傳為長鄭箋可備一說耳宋賢以降多用鄭說近儒陸、堂獨尊毛氏與鄙見同

小雅節南山之作

節南山

國既卒斬

傳卒盡斬斷

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

案此國是言國勢非諸侯也諸侯即相侵伐何至盡絶滅乎

有實其猗

傳實滿猗長也

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

正義以緑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

云南山高峻而有寔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剌令専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以言有寔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寔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甽谷耳能寔甽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明各以下比民言山能以草木寔甽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

陳氏啓源曰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説以為皆不甚通或説出蘇氏以寔為叢木猗為長茂呂記嚴緝皆从之劉瑾又以我落其寔淇奥詩緑竹猗

猗為寔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為長可言艸木之枝葉不可言艸木之寔若竟以艸木為山之寔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寔而取其材寔對材言定是果寔之義(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寔)非泛指艸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為不甚通也案寔字毛鄭皆訓滿猗字皆訓長鄉訓旁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與大師尊威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有艸木平滿其旁猗之設谷使之齊均與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字从古

愭莫懲嗟

傳愭會也

箋懲正也天下之民皆以灾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

言曾無以恩德正之者嗟乎柰何
寀傳于懲嗟無釋箋曲折費解恐非傳意穎濱云尹
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得之矣

維周之氐

傳氐本也

箋氐當作桎鎋之桎
釋文桎之寔反又丁履反礙也本又作于旁至者誤
也鎋字又作轄
正義毛讀從邸若四圭為邸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
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
但言輔天子於辭為便故易之　孝經鉤命决云孝
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

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
周之楨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臣為本則
於義不允故易之
案天之星氐為天根故夏小正以氐為本大臣亦國
之根柢所繫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而可不謂之本乎
不必泥定天子為周之本也鄭義無可從

天子是毗子是毗
傳毗厚也
箋毗輔也
正義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
同但言輔天子于辭為便故易之
案此則當從鄭義

不弔昊天
傳弔至也
箋至猶善也
案此不平弔當以哀公誄孔子之不弔為斷讀去聲
不弔昊天即昊天不弔也即昊天不弔毛鄭俱未可
從
無小人殆
傳無以小人之言至于危殆也
箋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龍紀理其事也無
小人近
案此傳未甚明箋尤齟齬賴濱曰昌不識乎爾心而
止爾不善無使為小人之所危乎亦本傳意而較明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
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正義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
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言政
不由王出也
案此二句承上誰秉國成而来乃責在位之人如指
昊天也傳無釋者當如王子雍說不煩深解
駪駪靡所騁
傳騁極也
箋駪駪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正義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

案此當以箋爲是正義特據合兩家之說耳

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

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正義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案此亦鄭義爲長

正月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箋視烏集于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

之

案傳既未可為訓箋又從而廣之愈晦昧矣此兩句承上并其臣僕于何從祿而來朱子謂如烏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最為得之蓋亦本郭林宗之說也

靡人弗勝

傳勝乘也

箋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

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

正義此傳甚畧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藏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

則有惡豈得名之為充有定乎箋義為長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傳局曲也蹐累足也

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

正義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于在位之羅網也箋以不敢者畏辟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案此王述毛義為明箋亦與毛義不遠也朱子曰近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謝

又窘陰雨

疊云山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亦本毛鄭而申明之

傳窘困也

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于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

案傳義勝箋

婚姻孔云

傳云旋也

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

釋文本又作員

正義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善備足矣唯知以此礼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

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施而已不能及遠人也

鄭以為時權臣吝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恃自傷耳　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比親親之情而及于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案此句左傳襄二十九年游吉引之且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注云云昏姻甚歸附又曰旋旋歸之自宋以來亦多用毛氏旋字惟嚴華谷云親戚昏姻甚稱譽之

係長發以埤雅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謂足暢毛旨旋字爾雅說文皆無此義爾雅說文固不能無漏而揆之于義仍覺未安鄙意謂云者昏姻之云也其誰云之不足云也未知是否若箋義則愈不足據矣

天□是祿

傳君天之在位祿之

箋天以爲瘥夭殺是王者之政又復祿破之言過害甚也

釋文天於兆反於遙反

正義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之天既爲君故祿爲在位也　箋以天是桊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爲瘥天殺之天既爲天則祿爲王者故云王者又

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
壞褰然椓如椓杙〻之椓謂打之也
案以君為天古義也而在此究不可用毛鄭義雖異
而天天為一層長椓為一層不及宋人云天之天學
竝出而椓禍之蘇氏以下大率如是為直截也
十月之交
案傳以此詩為刺幽王箋云當為刺厲王作其辨甚
詳今載賴濱詩傳及逸齋詩補傳毛詩稽古編于後
蘇氏欒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
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
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
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

同位此其所扶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讎荀毛公識攺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范氏處義曰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皆指幽宗周褒姒威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謂士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昧耶

陳氏啓源曰厲幽均無道而其寔有殊乃厲君幽惟昏主厲君重歛殞刑而政由已出臣民尚知怵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未去也昏君荒沈酒色置政事于罔聞致姦雄之輩弄權植黨蔽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于向挈其百寮以行朝廷為之一空國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致然乎厲王之虐能攝遠裔之疆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徹民牆萊民田畢惡無忌真禍國之渠病民之首流彘之役民當并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太子靖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

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舉首命皇父為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畢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名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隓俗衰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于幽王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申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爾而鯀禹之蹶為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為鄭民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為厲王詩至引中候擿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電文至厲適十世剡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即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

姓何得姓剝川沸山崩即三川震岐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于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于王則褒人之族即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而進乎晉芳又棄陳氏之說善矣然以為厲勝于幽則未足訓也周家元氣寔自厲王之暴虐消喪已盡宣王振之為中興而末節不終元氣未復幽王繼之以昏亂遂至亡國天子人國祚未嘗肯輕弃之也必積之數世而後使傾履霜之戒有由然矣

抑比皇父

箋抑之言噫

釋文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

案此抑字自宜從釋文作辭也不必作噫解

而無正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傳以言進退人也

箋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

案傳箋小異而皆未明暢究之傳義與箋大率謂入聽之言則荅之譖人之言則因言以退所譖之人是則以言進退人也自宋以來二句皆未晰又蔡仁錫曰凡百君子莫肯以儆戒之故而以救荒弭乱之法言告于王者但聽君爭言則順其意而荅之聞人有譖己之言則奉身而退矣亦本朱傳而加明並存以

備考

鼠思泣血

傳無聲曰泣血

箋鼠憂也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

案傳不訓鼠思於泣血亦未明曉箋亦未暢王氏安石曰鼠思憂思也范氏處義曰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爲甚似較明

無言不疾

傳無所言而不見疾也

箋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于病故未能也

正義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辞是詩人

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案此傳義較長箋義雖深恐未確

小旻

不我告猶

傳猶道也

箋犹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

案此之下即下文為犹先犹之犹訓謀為是鄭訓圖亦近謀義毛則遠矣

誰敢執其咎

傳謀人之國〻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箋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
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案此箋確不可易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案此亦是箋勝傳而猶未十分明暢東萊呂氏因其
文而申之曰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得之矣

國雖靡止
傳靡止言小也
箋靡無止礼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礼其心性猶有通
聖者有賢者

集傳箋異而皆未明析頼濱曰止定也范逸齋曰國
雖靡止無所定也如此此等安得不從宋人

小宛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箋我〻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曰此行謂日視朝也而
月此行謂月視朝也

案此毛公無傳正義述毛意畧與鄭同究未知毛公
本意何如鄭說似模〻未可從也歐陽永叔曰告其
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
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〻勉
厲庶無忝辱于先王東萊引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
日夜孳〻敏行而不敢怠也譬如鶺鴒飛且鳴矣二

條最足解此二句朱子曰我旣日斯邁則汝亦月斯
征矣訓而為爾詳上下文恐亦未安

交〻桑扈率塲啄〻

傳交〻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為乱政而求下之治
終不可得也

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塲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
自活

案此箋確切勝傳以與下文相應也

巧言

亂如此憮

傳憮大也

箋憮敖也為亂如此其敖慢無法度也

正義憮大釋詁文礼內則亦謂之憮〻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奉憮言其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

案此箋報傳為明宋賢從之是也

君子信盜

傳盜逃也

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案此不煩深解自以箋義為歸

遇犬獲之

箋遇犬〻之馴者謂田犬也

正義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

也以能獲兎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
田犬故辨之
毚躍〻二句本承上他人有心二句来故傳不置解
以其不煩解也箋云馴犬非是犬之搏兎物性固然
非必馴擾之田犬而後能也孔疏曲為周旋終不能
獨其諄

何人斯

二人從行

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
我是禍乎
正義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者之謂暴
與其侶〻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

見意耳

案此章專指暴公無暴公徒黨之事二人者暴蘇同官於朝相隨而行傳無解亦是不煩解耳箋及唐宋以下解皆小悞然無害于大義姑附鄙見于此

云何其盱何其盱

箋盱病也終不得一者之来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正義毛于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歇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揩我則一者之来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

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時興下俾我祇也玄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

案孔述傳意似與箋異然皆未安也朱子引易及字林三都賦時為張目之義云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此最得之

俾我祇也

傳祇病也

箋祇安也

案此當從箋

卷伯

案卷伯即寺人也箋謂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

及巷伯是為兩人非也傳不置解箋多此一義頗滇
曰巷伯寺人足以破舊說矣

哆兮侈兮

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

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
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

案傳訓侈字不明箋好

既其女遷

傳遷去也

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則亦將復
訕誹女

按傳訓遷字未明箋畧近亦未確嚴華谷本臨川王

氏及朱子意而曰女能譖人〻亦能譖女其禍將遷

及女矣確甚

揚園之道猗于畝丘

傳揚園〻名猗加也畝丘〻名

箋欲之揚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
臣故從近小者始

正義釋文丘如畝〻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田畝丘
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〻名故知揚園亦園名
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
案鄭說自好王介甫謂揚園下地以況卑人畝近高
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揚園此與鄭說高卑
相反朱子又謂揚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言

或有補于君子也凡此說雖不同而皆可通鄙意又謂楊園之畝邱蓋寺人所居之地既舉其地又自識名蓋受譖深而懷怨極無所畏于譖人不能自隱也諸賢祇為一猗字訓加遂多為解說不知古猗字亦為辭如猗歟之猗是也郝仲輿訓為倚則無所憑矣